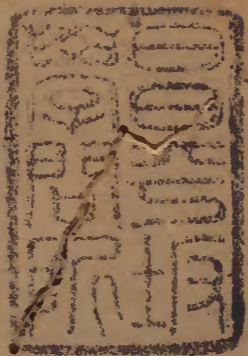


講武全書



兵覽 廿四之六

漢書門			
九	五	四	五
一	七	一	
一	一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五	四	五
一	七	一	
一	一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5	
冊數	30 ( 8 )		
函號	299	25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吳覽唐卷之二十四

淺草文庫

姜師閔編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

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

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

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

益軍闢必可擒上乃削闢官爵命崇文典兵馬使李元

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

如寇至受詔即行畧抵糗糧一年所闕軍士有食於逆

旅新入七箭者崇文斂以徇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

二六



黃裳曰德宗自徑憂患務為始息不生除節師有物故  
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投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  
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  
而理也上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啓之也

高崇文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阿跌光顏將兵會  
崇文於竹園德期一日俱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  
西斷其糧道於是錦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  
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  
入成都屯於通衢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鄒

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南康故事從容指擣一境  
皆平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又發兵攻之從固守得  
免帝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礼而荐之独謂段文  
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荐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  
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抚百姓為先遽  
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遂不為此而以配  
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  
宜崇文素憚劉雍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漕相伐  
故能得其死為及蜀平寄相入賀上自黃裳曰卿之功  
也闢至長安并族党悉誅之



上遣中使論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求奉詔制削  
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  
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  
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  
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  
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  
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  
忍令後成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  
思諸道耻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璀  
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柄柄動關理亂朝

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  
損聖明乎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使為  
宣慰使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  
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  
將有趨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  
之迷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人謂季安曰知其之計  
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等不一失是皆  
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任中  
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



子自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天叩趙而先碎  
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  
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奪鑑前之敗必  
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望必不先趙而後魏矣李安曰  
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急甲壓境號  
曰代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障遣魏一城特以奏捷則魏  
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趙王承  
宗也魏  
田季安也  
燕劉濟也  
譚忠歸出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  
忍趙合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別忠

曰是必皆時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微使  
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認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  
乃召忠開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  
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  
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  
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  
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曷水使路  
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彘之心幸染私趙之謗不見德  
於趙人惡声徒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  
之矣乃不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



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以為留後時河北用兵  
久無功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瓘未嘗古戰  
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  
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現此事勢連順  
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  
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夾羨無不許如此  
則是典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  
惜者也况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  
一有奔潰諸軍必換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

事不有萬一及此寔関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  
不聽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陰虐  
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尔果季安病軍政廢  
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  
君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  
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  
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权重而謀  
已故常分兵以諫之不使專在一入諸將勢均力敵莫  
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政扈恃此以為長策然亦



必常得嚴明主帥繼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耕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聰斷軍府人權必有所  
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御日分兵之策及為今日  
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火兵  
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  
暖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  
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戾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  
效不逼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  
之敏速中其執會不受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  
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以皆恐權爭為恭順

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  
將裒者憤忌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農人府士率  
大謀環拜請為面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裒曰汝肯聽吾  
言乎皆曰惟命與田勿紀副大使守朝廷法命申版籍  
請宥吏然後可皆曰語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迂懷  
諫於外監軍以問上亟召絳曰卿搗魏博若符契吉甫  
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今日與奉其土地兵眾坐  
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指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  
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此



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  
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大在此一  
本时机可惜奈何彙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  
即降白麻除吳節度使徒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  
田吳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何以深慰其心上從之  
忠順未還制命已至吳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常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何以慰士卒之心使曰隣初慕請發內庫錢  
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宦以為太多上以語絳曰曰田  
吳不貪專地之利不顧曰隣之忠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  
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下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  
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  
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當軍士六州百姓  
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  
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吳陳君臣上  
下之義吳晚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  
奏所部缺宥請有司誣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  
皆避不居鄆蔡惲造遊客開說多方吳終不聽李師道



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曰代約相保投今吳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  
我不知其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  
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勤

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  
李吉甫請從於天德故城以慰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  
降城張仁息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兼水草守邊之利  
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  
不相應援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  
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固上率用吉甫策以度

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  
多其寔時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叔俸而已未  
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无事之時豫留聖意也  
受降兵籍舊四百人皮天德交兵終五十人器械一弓  
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相卿曹當  
加控閱令絳罷相而止

吐蕃欲作馬蘭橋每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  
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必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  
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吳少陽在蔡州陰聚古舍劫掠壽州茶山以寔其軍既死



其子元濟匿其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  
賓及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先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及  
天子部曲立欲及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少陽判  
宜蘇北揚元卿大將侯維清皆功少陽入朝元濟殺此  
曰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維西虛皇及取元濟  
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  
甫言於上曰維西非如何北回多黨援西國家常宿數  
一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矣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  
之張弘請請先為少陽輟朝贈食遣使弔贈待其有不  
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後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甫弔祭

不得人而還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凡制削其宸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  
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  
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  
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  
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孥  
沃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蹏  
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



趣壽春。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  
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  
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  
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  
穀二萬餘斛。人情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  
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現諸將惟光顏勇而  
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  
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  
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  
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  
習於戰鬥，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  
募，立可成功。乞悉罷諸道軍募，主人以代之。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  
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  
爭功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遺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少  
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  
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  
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璫中京城大駭於



是詔宰相出人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党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遁客潛遁去

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

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以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積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殺兵殺掠其步卒請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



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  
設重購以捕賊數日布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軍共  
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  
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黨與死者  
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圓  
淨党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  
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遺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  
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資士卒賂宦官以  
結聲援擁裒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

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  
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  
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  
萬者棄家遠來冒絕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  
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异妓返之曰為  
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送賊同戴日月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  
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時功罷兵上曰勝負  
兵家之常令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曷  
之兵食不足者助之其豈得以一時失利遽議罷兵邪



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袁溢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軍絳以請之元濟由是

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敗滋揚州刺史以李勣代之

勣至唐州知士卒悍戰謂之曰天子知勣柔懦故使拊

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袁信而安之勣親行

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

勣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

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

後可圖也淮西人輕勣不為備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乏食采菱芡魚鼈

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軟置行縣以旌之

李勣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勣遣大將

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

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勣許

之士良多惧色勣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勣暑

為捉生將士良言於勣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

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生也光洽勇面輕好

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

果以柵降勣引兵入掘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勣更其

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



降者相繼翹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

泣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余萬回環數百里既而統帥又相

去遠期約唯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統出境五里不進

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百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

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

北行營

李勣每得蔡降卒必親引問委由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

實盡知之李行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

可秀琳能為也祐有勇略守吳橋柵時帥士卒割麥

於張柴村勣召麻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

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勣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誘

反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

為變多諫勣勣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勣植

得賊牒者言祐為賊內應勣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

乃待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

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

無以成功詔以還勣勣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

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刃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

宿密語遠矚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牒



者屠其家翹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及以情告翹翹知賊中虛實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翹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諸軍討淮西內年不克饋運疲敵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負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追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察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為殆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七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不往七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鞞林令曰敢退者斬逆旆力戰斬獻忠或勸



愨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愨不聽引還  
 李祐言於李愨曰察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  
 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愨然  
 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  
 侍良圖也愨乃令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  
 典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  
 出不知所之愨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晝殺  
 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令士卒少休食乾糧整鬻勒留  
 兵鎮之以斷朗山攻授入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  
 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愨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

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  
 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愨莫敢違夜半  
 雪愈甚行七千里至州賊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  
 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曰鼓愨至至一人知  
 者祐忠義躍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  
 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約裒雞鳴雪止愨入居元濟  
 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愨  
 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快曰何常侍詐  
 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  
 人據洄曲愨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



厚推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順重順遂單騎詣勲降  
 勲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拔元濟檻  
 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  
 不取冒大風甚暴向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  
 功皆襄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勲曰朗山不利則賊輕  
 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襄奔蔡併刀固守故存之以  
 分其兵風雪陰時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  
 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  
 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挽矣何暇立功乎襄皆服勲儉  
 於奉已而豐於行士知賢不疑見聞能斷其所成

功也

上御典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  
 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靈不能自振久而老者衰  
 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自少誠以來遣將出  
 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  
 以三州之裒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  
 宗被膽矣願得奉丞相書狂說之可不頌矣而服愈白  
 度為書遣之承宗惧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  
 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止許之弘正



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迷州人  
 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  
 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帶天下莫能危  
 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反殆天誅也  
 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頃史志天下哉今國兵駸々北來趙人已獻城卡  
 式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  
 歸朝廷

田弘正李勣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墜及婦人  
 民惧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

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  
 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一使齎帖授  
 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  
 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  
 今司空信謬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  
 誅者独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胡為隨之族滅欲  
 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  
 圖也有後應者皆之斬之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  
 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街拔馬躡口過行  
 入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譟動地子城門已



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  
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又  
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去直言於獄  
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  
部侍郎楊於陵宣抚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淄濮為  
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交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  
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募述蔡鄆用兵以來  
帝之憂勤机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使官帝曰如

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非許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頂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  
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規其所為恒得鄆州三月教手  
搏而庭現之搖扇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  
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  
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  
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反  
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  
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  
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人關截陵戰



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  
 及弘正閱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王士元等及賞僮  
 閔蒲津吏奪案乃弼者皆吏奪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  
 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鞠之皆歛服悉誅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屢拒朝命者  
 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弼使刺  
 史各得行其職別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也臣所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  
 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  
 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王承宗卒其下祕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  
 十四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  
 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  
 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事不稱留後喪請除帥諸將及  
 隣道爭以故事功之皆不聽詔以由弘正為成德帥承  
 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諱不受命承元以詔肯諭之諸將  
 號哭不從承元由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  
 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  
 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因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  
 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



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以上憲宗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奏請以所屬分為三道除張  
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盧士玫為觀察使靖先在河東以  
寬簡得眾平久知河朔風俗致則總妻親也故舉以自  
代又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  
獎用然後委去融滔之孫也而是時上方酣宴宰相崔  
植杜元穎不識安危大計總地盡以屬靖止割瀛莫二  
州與融久羈京師貧甚屢詣中書求官植穎不許勒  
歸本軍而弘靖自以三朝相裔驕貴簡重涉旬乃一出  
坐將吏罕得聞其言事多委幕僚常雍雍又年少輕薄

嗜酒豪縱裁削軍士糧賜他日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舍杖小將小將抗不受杖雍白靖擊治之是夕關  
營謀亂囚靖殺雍推朱克融為留後朝廷貶靖為吉州  
刺史因以平戾盧節度使授融融有執智遣兵陷弓高  
光是弓高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待旦乃納使大  
諾怒融謀知之他日遣人偽為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遽  
開門賊隨入陷弓高城而是時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款  
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詔李光顏代  
杜叔良為深州行營節度使又詔牛元翼為深冀節度  
使會兵討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



糧之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中朝廷不得已因以  
 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向會韓愈宣慰其軍愈往至鎮廷  
 奏夾刃送愈羅甲士於館中且曰紛一者此曹耳非湊  
 心也愈厲声曰天子以尚書右將帥材故賜以節鉞尚  
 書乃不能與徒兒語耶甲士皆曰先大師為國擊走朱  
 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能  
 記先大師則善矣夾送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禄山恩  
 明以及元濟師道今有噍類乎田令公王承元歸順朝  
 廷子孫父佐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湊因宴愈禮而  
 歸之未几翼得突圍出深州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

蕭悅既文昌以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  
 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時荒嬉不問國計遂可其奏  
 軍士落籍者皆聚小澤為盜及出鎮作亂一呼而七卒  
 皆集又擁在監軍諸節度不得恃專號令捷則攘其功  
 敗則諉其罪每戰盡以驍勇自衛允進止皆須禁中方  
 略不度可否惟令速戰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  
 元臣李光顏名將計出鎮萬餘踰年無成功竟失兩河  
 以上  
 穆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  
 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



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常涉歷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折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  
 通重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至虞時比兵  
 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詔來年亦歸  
 蜀人懼德裕奏乞節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  
 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此兵  
 盡收則典杜元穎時每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  
 身望人貴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  
 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壘積糧儲以備  
 邊蜀人粗安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四千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比  
 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  
 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  
 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事下尚書省集百  
 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  
 失一維州朱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  
 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  
 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  
 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  
 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



但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  
由是怨僧孺益深以上太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  
求節義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  
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  
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義朝  
廷亦不問惟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  
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  
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  
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率几何對曰軍主

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  
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  
在妫州及北边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  
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太將上表脅朝廷  
邀節義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  
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  
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讓效河北諸鎮以弟之  
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狎未至協曰  
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



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使  
奉宮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  
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尤須警備復討澤潞  
国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  
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尤  
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  
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其權擅討豎字若又  
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  
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

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  
元遼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  
故弟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以  
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賞蜀  
兩鎮聽命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  
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  
矣上畲德裕草詔賜元遼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  
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  
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使武詔  
令專禦回鶻元遼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翰入境不門



後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  
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植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  
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大雜容軍教少  
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  
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知滑兩道全軍貼以宣閩芳子  
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  
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穉老而已若使河  
陽萬人為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  
武武寧爾軍貼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閩二子弩手徑擣

上黨不過數月又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  
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  
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  
已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顯當有罪  
亦不可苟免也剗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  
敬為招討使與何東節度使劉河河陽節度使王茂元  
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  
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當及半歲軍  
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  
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鵲鎮魏早  
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達仲武皆具橐鞭郊迎立於  
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  
也回明辨有胆氣三鎮無不奉詔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  
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  
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  
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  
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諸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進軍

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遠王宰將忠武今軍經魏博抵  
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以攻心代謀之術也從之弘  
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  
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恃兩端不可得已

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于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  
鼎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  
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  
曰為我語朝士有土疏阻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  
者乃止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



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遠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矣賊見圍將合又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乏必不肯來右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享有賜典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宦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

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回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徇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每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人并籍編戶家資十分取二民恤恤不安邢州將聚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



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  
 於主元達洛州守將王劍磁州官將安王問之皆請降  
 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羨根不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  
 党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又奏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  
 如圣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侍中盧弘正為三州  
 留後上從之詔盧均乘駟赴鎮路人聞三州降大惧郭  
 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東身雙朝稹許之逆殺稹  
 滅真族亟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相以狀問宰相入賀  
 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駭孺子耳阻兵

拒命皆誼為之謀王及榜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  
 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竟  
 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士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  
 請赦悞等上不應雄至潞州盡執悞等送京師斬之  
 如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受賞卿耳初德  
 裕以此幸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  
 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  
 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  
 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  
 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



密使楊勣奏列行深議約款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自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合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所尚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休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密裁決率年編下逐第休

沐輒如今佈然若多事時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多力雖疆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故吏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手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

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忠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申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以上武宗

蓬果羣逐依冊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弼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山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監寧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



列拜請降潼歸餒而贊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詔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略至安南樹芳木為樹深塹  
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  
日式意思安閑遠譚喻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拔羅  
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統羸兵數百  
式挾而默之 以上宣宗

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小安軍屢敗觀察使鄧祗德遣兵討  
之大敗甫遂陷列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  
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  
新卒遂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盜雲集衆至三万小師

有謀略者惟劉睢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  
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鄧祗德求救於隣道逝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  
支多十三倍而將士死以為不足宣閏將士請王軍為  
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  
逸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出阻可以  
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  
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  
對曰但得兵賊又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  
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者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



賊勢益張江淮不迎則上自太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  
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留英之兵乃詔發諸  
道兵救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  
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  
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过大江  
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又有響應者遣  
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  
易成也不如擁衆披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  
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

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  
謂使者曰甫而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  
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外  
家者起矣先求逸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  
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  
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  
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  
斬之爰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為式命諸縣開倉  
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兵人習險



阻便鞍馬舉藉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  
犒飲又調其家皆泣拜謹呼頭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  
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  
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  
之兵以為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士  
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命之曰毋爭險  
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  
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  
裘甫曰鼎從吾謀寧有以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  
窘且飢必逃入海舍羅鏡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

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  
路昭蒙將跌跌斃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  
來就擒耳會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統士三  
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  
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千步官軍疾趨斷其後  
遂擒之式斬晔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  
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  
賊然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敵之  
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



不為盜笑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  
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  
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  
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血不量力而鬪又死則  
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被矣英式書曰公專以  
執裴甫為事軍儒細大以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  
是能成其功

王智興得徐州募勇捍士三千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  
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眾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

門逃去田牟至英兵雜坐飲酒犒之費日以萬計統  
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温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畏憚  
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忠武表  
成兩軍從王式計裴兩者犹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  
驕兵益惧式至視事三日餐兩鎮將士遺还既而擐甲  
執兵舍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式歸京師  
嶺南西道節度使高駢詔兵於海門以計南詔未進監軍  
李繼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十人先濟  
約維周奔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駢至南定  
峰州垂眾近五萬獲田駢掩擊火破之取其所獲以食



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  
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叔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  
殺獲甚衆遂圖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  
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常仲宰典麾下百餘人比  
歸先是駢遣小校會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  
旗東來云新經略使典監軍也衮意維周必奪其表乃  
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  
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復督勵將士斬首  
三萬餘級南蠻歸附者萬七千人

兵覽唐卷之二十四終

兵覽唐卷之二十五

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  
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現  
察使崔彥魯性戾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  
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魯從之戍卒  
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  
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  
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  
其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



若至徐州必蕞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  
 命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狄絢遣使慰勞押牙李  
 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  
 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袂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  
 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繼之度淮為  
 患必大絢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  
 吾事也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  
 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  
 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孰  
 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

皆呼躍稱善遂於途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  
 諸將謀之皆曰戍兵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不若  
 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乃  
 命都虞候元塞等將二千人討勛戒以毋傷敕使仍命  
 宿泗州出兵邀之塞至任山頓共不進思所以奪敕使  
 之計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伺知夜遁軍引退賊至  
 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  
 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官  
 軍至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  
 以載資糧順濼而下欲入江湖為盜明旦官軍乃覺狼



須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陳隄外伏舟中  
 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  
 賊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魯始還城中  
 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功彥魯奔兗州彥  
 魯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  
 因彥魯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勦遣其將  
 判行及七濠州李圖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  
 繕完成卒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關迎  
 之泗州刺史杜怡完守備以待賊李圖至攻之不克初  
 辛雲京之孫諫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怡有

舊聞勦作亂詣泗州功避之怡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  
 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說曰公能如  
 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勦  
 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執之執以應募由  
 是賊裒自滋官軍教不利賊遂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  
 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叔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院三部落使朱邪赤  
 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勦以李圖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  
 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石  
 人救泗州至供澤畏城疆不敢進辛說夜乘小舟潛渡



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次益急說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說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說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說帥以進擊賊敗走勦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迥列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曹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總萬人以袁寡不敵退屯宋州勦乃分遣群賊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說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求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說力闢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約至閩用見杜審權審權

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向前特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勦自謂多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勦始懼說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鑲斷淮流說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尋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鑲帥袁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幸說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一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小賊時帥袁萬餘拒之於盱眙審布戰艦以



塞淮流又短大船逆之說命以長又托通自卯戰至未

官軍不利說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

揭火牛焚之賊遂潰去官軍乃得入城馬舉時精兵三

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火

驚歎無心城西寨舉就圍之燈火燒棚賊象大敗王弘

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覽曰說在泗州紀

往逆九十二及除亳州刺史表言

初廐勳怒梁不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党張儒張宝

寺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出克遣辨

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雅齋從於賊心常憂憤召

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象從之乃勒兵斬儒寺開門降承

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奔城歸

國回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象趨符離及徐用賊党不

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

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大明自積薪

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

之斬其首將改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圍之喻城上

人曰朝廷惟誅逆党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

尚狐疑頃吏之間必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棄甲投

兵而下雇彥曾故史路審中開門納官軍玄稔誅戎桂



川者親族皆死徐州平承訓遣朱邪赤心追殺勳  
 西州民鬪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盧州  
 刺史楊慶復兵修守備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  
 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  
 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北境抵成都時吳元鳳翔援  
 兵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  
 汶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衆多以官軍數十  
 倍未曷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令穉衝四面攻城  
 城上以鈎環挽之使近投火次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  
 讓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

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  
 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  
 初帝擧格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  
 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貶竇滂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  
 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大敗  
 會將軍宋威繼至蠻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  
 都舍威為右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  
 飯士欲追蠻軍慶復諜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  
 阻水浪復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憾之顏慶復始教  
 蜀人築壘城穿塹引水漏之植鹿角分營鋪堽知有備



不復犯成都已上懿宗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尋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齊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陽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猝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堵至繼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士駢復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印峽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寬甸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麓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敗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十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



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  
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  
副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散迹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  
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  
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  
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由是浸疆

黃巢趨襄陽刘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歿合兵屯荆門  
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歿逆戰陽敗追之伏發  
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  
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換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

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巢乃止全歿渡  
江追賊会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巢至二十萬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鋒  
言於高騎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  
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驛以諸道兵已  
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稱  
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驛有文武長  
才若悉委以兵柄黃東不足平反表至人情大駭詔書  
責驛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伏其列鎮討之



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白旃入補大將軍轉牒諸軍去各且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反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曰令攷陳幸蜀之計塚和之上不埒令且發兵守潼關令攷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攷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節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

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元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曰令攷奏募坊市數十人以補兩

軍覽曰君因將相平日何為也悲矣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問當出征父子聚位多以金帛雇坊內病貧人代行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余人屯於關上而未開為餽餉之計以是現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



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典克讓渾皆絕糧黃巢軍抵  
 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夕戰自午至酉士卒  
 飢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  
 自關左禁院入依次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去巢  
 入華州

高駢既失矣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詒上表自訴言辭不遜  
 上命却收草詔切責之駢臣即既虧負賊遂絕初駢好  
 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補以軍職頗  
 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  
 梁續等又引其党張守一諸葛殷共畫惑駢殷詭辨風

生駢以為神駢典節政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劍客  
 束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討用之曰張先生可以  
 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向  
 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声又密以晁血  
 灑於庭字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  
 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王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  
 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王皇以公焚  
 脩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請限  
 亦備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  
 木鶴時著羽服袴之用之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



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必有異議者輒為所陷死不旋踵  
 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  
 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世  
 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  
 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  
 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保俗齋被拜起  
 跪見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  
 不知有駢覽曰高駢始終如

兩截人異亦

蜀人羅暉擊句胡僧羅天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以應賊首

阡能官軍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保日數十

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  
 曰我方治田織麻官軍忽入村繫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揚行迂等久無功以插牙高仁  
 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朱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  
 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而  
 曰汝詢事得寔則免汝家不然皆死其非願爾也仁厚  
 曰誠如是汝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  
 拜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  
 語寨中人云僕射問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  
 救汝汝若授兵迎降為書汝皆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



所欲誅者所誅羅渾擊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謀  
 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  
 遣之明日引兵發至双流周視整柵怒曰重復軍密如  
 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規監軍  
 救免命悉手整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裡橋  
 箚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  
 戎服賊人中告諭賊大喜爭拔兵請降仁厚悉挂諭書  
 其背使歸寨中餘裒爭出降渾擊走其裒執之以來仁  
 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  
 有憂疑藉汝曾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

取渾擊旗例繫之每五十投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  
 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  
 人無事矣至穿日新浦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  
 斬韓求羅天子奔所誅寨與之謀悉裒決戰未定執旗  
 死驅者至酣款出兵裒皆不應明旦諸寨呼噪爭出羅  
 天子自刎裒挈其首縛所誅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  
 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今所控訴自謀者還  
 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元泉睹白日  
 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地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  
 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所誅羅陣



擊句胡僧而剛之阡阤孔自官張榮屢奪進士不第歸  
 於融為之謀王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  
 瑄榜邛州賊覺皆釋不問未几邛州刺史申捕獲阡阤  
 赦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漢對曰公已  
 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耳又有故今若殺之 惟使明  
 公失大信竊恐阡阤之党紛一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  
 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  
 之耳敬瑄石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道兵討韓秀昇屐行從皆為所敗仁准貢賦漸絕  
 雲安清非路不通之監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

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逃走仁厚叱之即日斬  
 都虞候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  
 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  
 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楊兵江上為  
 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  
 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十仁厚復募善游  
 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  
 要路邀擊且招之賊以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  
 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爭復公道紐解  
 綱紀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抗上之內惟所烹醢耳仁厚



愀然命善食而械之敵于行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叔逆戰而敗遂

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時佐曰巢不死長安必

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

粟六十里之內民皆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

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克示之弱伺其無備

襲擊殺獲殆盡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

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

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

殉國而死不念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統兵

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

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攻圍三百日廼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茶

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苗暮罷酒從者皆

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

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

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林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

始張自援弓而起頃史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

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克而行行

入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追城得出全



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刘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  
變告刘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  
還比明克用王欲勒兵攻全忠刘氏曰此當訴之朝廷  
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辦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  
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  
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  
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遠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帥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  
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  
遂州寨園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

揚茂言不能禦帥裒走諸寨開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  
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  
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  
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  
諭之曰爾速遣教十八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  
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  
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  
諸將朕粟仁厚陳於閣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  
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  
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暉不知所為都時  
 馬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  
 不歸心然公從卒大多州又惧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  
 置軍江北獨與暖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  
 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于喜斬之  
 詔以行襲為刺史

高駢遣軍師鋒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鋒與呂用之有  
 隙疑懼不自安謀於暖心皆功師鋒起兵誅用之師鋒  
 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思怒安知天下不假手於我誅  
 之耶懷寧軍使鄧漢章亦素切齒於用之師鋒乃夜與

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余人從師鋒至南郵與  
 鎮遏使張神劍割臂瀝酒飲之推師鋒為行營使移書  
 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神劍請留高郵  
 師鋒漢章前至廣陵城中驚擾用之斬橋塞門為守備  
 而不以告駢、聞瑄譟声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  
 之誥之用之徐對曰師鋒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以  
 隨亘區處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竟  
 君之妾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用之慚惧而  
 退師鋒乞師於宣州現察使曹彥駢命用之遣一人以  
 手札諭師鋒等用之以諸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已遣所



部許戡往師鋒始亦望驛遣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  
姦惡見戡至大罵斬之射書入城用之焚之擁甲入見  
驛大怒曰汝欲反耶命驅出自是高吕判矣用之命諸  
將大索城中丁壯驅縛登城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  
其典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  
人亦恨師鋒入城之脫驛遣師鋒幼子諭師鋒師鋒遽  
遣子還曰令公但斬吕張以示師鋒師鋒不敢負恩請  
以妻子為質會秦彥遣將克廣陵罗城驛命徹備吳師  
釋相見史拜如賓主之儀都虞候甲及悅驛曰逆党不  
多諸門尚未守者令公及此夜出奔諸鎮矣還取府城

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漫跟雅及亦不  
得在左右矣驛猶豫不從明日師鋒果分兵守諸門搜  
捕用之親亮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鋒曰僕  
射蠲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能區理  
故順衆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俾射宜  
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杖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  
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  
奉之名內得兼兵之寔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  
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抗上向耳奈何以此功  
業付之他人不若亟止秦司空從必未敢輕進就使責



我以負約紈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鋒不從以告荊漢  
 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不復見既而宣軍焚進奉兩  
 樓數十間師鋒獲諸葛殷扶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  
 親党十餘人幽之

呂周之詐為高駢謀署廬州刺史揚行密行軍司馬遣兵  
 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鋒  
 惇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赴  
 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裒歸之  
 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  
 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  
 什七八行密即行愍也高駢改其名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十人遣軍師鐸却漢章將之陳於  
 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  
 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  
 至此去時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  
 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十  
 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  
 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  
 廣陵城守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重泥為餅食之餓死者  
 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脅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



審威帥麾下登城啟關納外兵守者皆不關而潰先是  
彥師鋒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  
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并及其族城中遺民總數百家  
飢羸非復人此行審輦西寨未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呂用之之天長也始揚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  
居克城之日願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去卒顧用  
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耶因牽下腰斬之齊家刈  
裂立畫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冑桎梏而釘之  
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又欲于軍府之攻行密怒  
而殺之以上僖宗

赫運鋒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  
臣請典河北三鎮共徐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  
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攷而首復恭復  
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典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  
以功名為已任每自北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  
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  
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變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  
銜之上從容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  
下上於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  
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



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  
帝垂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  
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蕃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  
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乃以濬為可東行營都  
摺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  
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奔橫挑疆寇吾見  
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言於上曰俟臣先  
徐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揚復恭竊聽聞之餞濬於  
長樂坂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伏鉞專征作態  
邪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益忌之濬會諸道兵

於晉州

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回  
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  
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  
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靜難鳳翔保大  
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独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  
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語其裒曰張濬寧  
相俸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向軍濬  
建乃得遁去至河陽徹屋為柵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  
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



連兵徐郢鎮魏倚河東為杆蔽皆不出兵、朱走而孫  
揆被擒揚復恭從中沮之故儻軍望風自潰

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  
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  
七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  
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反規曰若  
望風棄城至墜其計淮南士民及白儒軍來降者甚衆  
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  
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  
屢破儒兵張訓此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  
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吳越備吏云大順二年六月我師與宣州兵敗孫儒於宣

城初行密軍師張顛善占筮前一日謂行密曰明日當  
水亭午可獲孫儒時畏日曦赫儒兵方盛人皆哂其言  
及詰旦北有雲大如箕漸次彌漫俄而大雨大水暴作  
儒令其衆曰城中以其大水必將擊我諸營皆當自固  
未几水深丈餘城中知其蹙令乃遁出兵擊儒營他營  
皆不救因獲儒一如軍師之言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  
士王元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



本西州之巡屬也陳甲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  
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  
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  
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揚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  
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而  
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万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  
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  
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昨無敗乎宗侃矍然曰  
此誠有之侔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氏七  
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詔安

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  
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  
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  
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  
七彭玉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  
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  
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及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  
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李克用引兵攻邢州據塹築壘環之李存孝時出突擊塹  
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



整成即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整安能沮尚書  
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整壘成飛走不  
能越存孝由是窮

朱全忠既得克邠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揚行密遣龐師古  
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  
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  
處不聽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為惑衆  
斬之瑾以五千騎引渡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戰淮水  
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  
全忠與從周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

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  
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行密待承  
嗣史侯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者為  
行密盡力屢兵功行密由是保據江淮全忠不能與之  
爭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拔貝州城  
中萬餘戶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  
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李思安將兵救  
魏仁恭遣守文及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之思安伏兵  
逆戰陽卻守文逐之伏發大敗之斬可及殺張三萬人



守文僅以自免時嘗從周將精騎已入魏州仁恭攻館陶門從周出顧門者闔扉死戰仁恭復大敗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魏陳夜又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揚王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天言爾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桃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又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犄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周亦引還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又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立壘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向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隄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歎曰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兇筆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搃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帝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



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饋兵復  
 集軍府侵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  
 捕虜六軍驚擾會大疲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  
 慈隄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爭者累年克用以貯  
 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  
 在倉儲兵強不由裒寡霸國無負主強將無弱兵願大  
 主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  
 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  
 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諂之憂如此則國  
 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閭架

增麴蘗檢田疇思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  
 日感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鬼怒  
 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遭養時晦  
 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不失望乎克用悅刘夫  
 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幼警敏有勇畧刘夫人  
 待曹氏加厚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  
 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  
 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攻  
 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判  
知後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  
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李昌請募人為諜入城誘致  
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  
逐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  
人景乃詐為逃七入城告茂貞曰全忠奉軍遁矣獨留  
傷病者近萬入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  
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  
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陷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  
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  
隣州就芻糧全忠穿袖鉗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孝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  
忠圖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位  
下需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  
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開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  
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高駘包乘兵伏載以小車入  
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遠諸州者  
多事泄被擒独行軍司馬刘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  
葛從周將其兵屯邠州鄩師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  
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礼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



走卒齋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万余人東巡克郟召從

周於邗州共攻師範

揚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詣絕之湖南大時許

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絕也殷

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

朱全忠全忠遣兵屯瀟口令荆南成內武貞雷彥威與

殷出兵救之內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

江東下掌書記李璉諫曰今每艦載甲兵千人猶未倍

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我陵長沙皆吾

讐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壁壁

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洎不然而行

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大掠而去將士聞

之皆身鬪志神福聞洎時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

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遂擊破之洎赴水死

朱友寧圍博昌月余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丁

十余萬築上山并八畜木石擲而築之竟號圍數十里

俄向城陷晝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次登

萊師範求救於揚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汴

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二柵師



範趨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沛兵已疲乃與  
 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  
 殆甚全忠聞友寧死自時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起之七  
 月至臨朐舍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  
 汴兵稍懈歛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  
 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  
 也至脯汴兵乃退

田頌破馮弘鋒指廣陵謝行密求池歛為廵屬行密不許  
 頌怒而歸頌兵強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  
 止之頌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頌必反宜早圖  
 之行密曰頌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  
 矣頌有良將曰康儒與頌謀謀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  
 為廬州刺史頌以儒為二於已族之儒曰吾死公七年  
 日矣頌遂與閬州團練使安仁羨同率兵行密使李神  
 福討頌王茂章討仁羨茂章攻閬州不克行密使徐溫  
 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羨不知出戰  
 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  
 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頌通謀行密乃許為目疾謂夫  
 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勇夫  
 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



顧襲并州得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執  
典公分地向王不然妻子年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  
王為生時豈不以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  
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顧遺  
王擅汪建時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擅建大敗  
顧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弃城向東此天亡也  
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取路行密遣臺濠  
將兵應之以上昭宗

朱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

諫曰今師出未逾月平兩大鎮闕也數千里遠近震聳

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曩而動不聽至棗陽遇  
大雨抵光州道險途潦人馬疲之士卒逃七十一月度  
淮向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  
重萬計全忠悔之深忿尤甚

楊渥遣奉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  
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曰匡  
時驍將楚耳若帥裒守城不可濟拔吾故以要害誘  
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  
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融



為溫患者獨我與也。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耳。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奔而名寔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召兖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以上昭遠帝

兵覽唐卷之二十五終

姜師閔編

晉李嗣昭克潞州，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苦攻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敕昭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擊威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貞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



李思安等攻潞州入不下七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  
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思晉人躡之乃议自  
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  
主教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  
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党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  
俟之梁主從之初晉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国人疑之晉  
王召德威還曰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侯  
突極哀退獨嗣王甚恭衆心由是捧然梁夾寨奏晉兵  
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絕復朱還大梁夾寨亦不復沒  
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党河東之藩蔽在上党是無何

東也且朱濫所憚者德先生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  
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功  
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祭  
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追兵直抵  
夾寨梁軍無乍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  
分兵為一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  
至城下呼嗣昭曰死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已去矣  
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來誰我爾主自往  
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



威映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  
愛之深人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  
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  
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攻好如初  
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  
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周德威乘勝進趨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續兵至大  
井關謂其裒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  
裒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裒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  
救非象也畏敵疆向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裒而前至澤

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盡

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退保高平

淮南兵圍蘇州推倒屋攻城屋同屋者攻車也同其形也吳

越將孫瑛置輪於竿者垂鉅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駭

至張綱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救之蘇州

有木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綴於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

吳越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綱敵聞鈴聲

舉綱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

為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菴有智而志之至

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



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  
 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  
 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攻圍  
 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炭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  
 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稍疾不出可  
 求即其卧内彊起之太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王  
 將權輕爾今必見用願無置副二乃可求許之本曰  
 楚人為全諷声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授兵必  
 還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彊君宜現形勢本曰賊

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惧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  
 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帝敵全諷  
 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  
 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王自將東  
 下王處直遣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  
 距柏鄉五里營於野何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  
 詭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鎔冒鮮華光彩炫曜晉  
 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  
 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



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  
 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石  
 余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  
 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  
 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  
 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  
 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兵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  
 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  
 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向務速戰  
 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遣橋以備我我復立  
 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

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推  
 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  
 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柏卿北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剽  
 屋茅坐席以餉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  
 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裒  
 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  
 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



不誦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年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蓋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奪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現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余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映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脯梁軍米食米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勝爭進梁兵驚怖大貴子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去

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彖武將程巖合子昂水攻燕却備關下之德威遂至幽州城下劉守光求救於梁王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而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騰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魏州命揚師李周彘圍東疆賀德倫袁象先圍脩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奔行幄亟引兵趣東疆與師厚軍令師厚急攻東疆數日不下

兵略

卷之二十六

五



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不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  
 曰賊自相御喪敗以表視我鎮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  
 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迤出降周彝召問之  
 對曰非半月未可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  
 擔從軍卒得間奔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  
 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蓀晉將李存審謂  
 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出薊無兵此來使賊得  
 蓀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謀破之存審  
 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  
 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

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蓀未及置營建塘嗣肱  
 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  
 門從大大謹弓矢亂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  
 來曰晉軍人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迤速失道委曲行  
 百五十里蓀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  
 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至矣此乃史先鋒遊

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

劉守光遣其將軍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  
 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揚五以獻揚五德威小名也既  
 戰單騎逐之擒及德威皆德威側身避之奮捥反整手足



珪陞為廷珪燕駭將也燕人奪氣以上梁主金忠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虜壽吳徐溫木  
瑄帥諸將拒之過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  
仁乘之吳吏士皆大邑將軍陳昭援鎗大呼曰誘敵大  
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哀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  
治悉以分應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立梁兵大敗梁之  
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立守將朱景淳表於木  
徙置深洲及梁兵敗還望遠而涉溺死者大半

梁天雄節度使揚師厚矜曰恃衰擅州財賦置銀槍效節

節度使人欲以復故時才兵之盛梁主惟外加尊禮內

實忌之及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郡贊言於梁主曰魏將  
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紹威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將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  
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為然以賀德倫為天推  
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檀衛三州隸焉以張筠為  
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年於相州恐魏人不服遣  
劉鄩將兵六万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脇以  
魏兵皆父子相承放姻勢結不願分徒連營聚哭鄩遣  
王彦章時五百騎入魏州魏兵謀曰朝大忌吾軍府疆  
盛故設策使之殘破爾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



河間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諾  
且乃止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換諭魏軍魏軍  
謂德倫曰天子愚情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  
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洹水晉  
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於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  
倫遣判官司空顛犒軍密言張彥凶狡之狀功晉王先  
除之王進屯永濟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批兵自衛詣  
謂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主師殘曾百姓我今舉兵  
以空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  
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聚王召諭之曰罪止八

又餘無所問明日王緩帶輕裘令彥章擐甲執兵翼馬  
象心大服列鄴趣魏縣主自引親軍與鄩夾河為營梁  
主聞之悔懼遣兵屯揚列六月晉王入城時銀槍效節  
都猶驕橫訛言搖衆乃彊取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  
市城中肅然魏州孔目吏孔讓勤敏多計教善治簿出  
以為支庶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魏州新  
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供億軍需未嘗有闕諫  
之力也然急徵重歛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  
也覽曰魏軍疆矣梁主欲分其執而  
見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教斷鎮定



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原德東兼滄景則海陽之地皆  
 為我有晉主曰不然見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  
 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  
 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晉王旁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  
 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  
 大呼寔甚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  
 出七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得免賜魯奇姓李名曰  
 紹奇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

黃澤西去晉人恠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  
 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失百計此必詐也  
 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  
 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逸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  
 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  
 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  
 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  
 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几可  
 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  
 幽州引并騎救晉楊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宇城



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  
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矐之使言曰周侍中已  
據臨清矣詰朝畧鄆營而返入臨清鄆引軍趨見州軍  
堂邑德威收之不克翌日軍于辛縣壑而守之

劉鄩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鄆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  
梁主以詔讓鄆、奏晉兵甚多便習騎射未易輕也苟  
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中使往督戰鄆  
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後英少年新進  
輩謀之天兵在臨機測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  
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項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

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  
數日將萬余人蒞鎮定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  
二千橫擊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俘斬千計

梁匡國節度使王擅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  
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回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  
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  
雖老病憂兼國家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典  
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  
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名君立將五百騎救  
晉陽朝發上党夕至城下大呼曰昭象待中大軍至矣



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  
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本故不行賞梁主聞列郭  
敗又聞三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幽州北七百里布倫閣下有倫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  
道使處絕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  
軍募士兵守之田祖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  
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還曉  
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去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  
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  
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倫閣之險契丹每為牧於營平

之門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主道契  
丹至阿保機以猛火油焚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  
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用  
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豪掠其四野使城中  
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  
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且至是盧文進引契  
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阿東鎮  
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  
大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



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  
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功王救之王喜曰昔太  
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  
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  
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且於中何暇  
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  
命治兵四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  
于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我不利於  
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虜擄晉

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虜則據險非  
之遠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  
六千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  
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捥三入其陣斬  
酋長一人後軍奮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為  
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  
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成步兵  
陣於右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  
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視何承已整引步騎稍度果甲士三千戍楊刘城緣



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主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列城拔  
之先是果租庸使趙焱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  
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如礼教翔諫曰白刘  
邠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夜礼园必行賞賚是  
慕虛名而受是獎也其劾敵近在河中乘輿豈宜輕動  
俟北方既平振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  
郊祀布日間楊列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果杞記水果  
主皇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果

果將謝衆章攻楊州决河水以限晉兵弥渡數里晉王謂  
諸將曰果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当涉水攻

之遂引本部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  
拒之稍各鼓譟復進果兵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涉

河曰寨

晉王謀大舉伐果大閱兵於魏州軍於麻家渡果賀環謝  
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  
戰危窘者數日賴李紹榮力戰得免一日又將出李存  
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  
職也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  
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兵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  
得出始以審言為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  
 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陣使謝  
 彥章善將騎兵瓌惠其典已悉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  
 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  
 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  
 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典之戰萬一  
 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梁主因享士伏  
 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  
 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  
 日矣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堅壁不動幸而一戰莫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

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  
 衆號十萬瓌亦奔營而踵之至胡柳跋侯者言梁兵至  
 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  
 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  
 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  
 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  
 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奪滅也王曰公何怯也  
 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寧死所  
 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



入迷州兵六乱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势甚  
盛晋王据高丘救散兵至日中军复振陂中有土山贺  
环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典汝  
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德珂主建及以步卒继之遂  
夺其山日向脯贺瓌陈於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  
以为诸军未晝集不若斂兵还营詰朝复战闇室曰梁  
骑兵已久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归志我乘高趣下  
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为所乘  
诸军未集者闻梁再胜必不战自溃几决战料款惟现  
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戰若不决

力取勝縱收餘衆比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  
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  
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还营彼歸整衆復来勝負未可  
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为王破  
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  
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晋王还  
营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果敗卒不滿千  
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傅雍擊吳吳遣將彭彦章陳分  
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雍引舟避之既遇自



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天吳人不能開自  
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  
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救吳人誅汾藉沒  
家資以其半賜彥章家廩其妻子終身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懸鰲鼉十餘艘蒙以  
牛革夜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  
救之不能進遠害遊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  
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鰲鼉者衆莫知為計李  
建及清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鎗操斧帥之乘舟而進

將至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鰲鼉間斧其竹竿又  
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  
之鰲鼉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壞解圍走  
吳越王穆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  
之戰于多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  
迂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冒魏令宣爭吳越  
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  
陳紹者當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與兵初  
吳將曾筠亦奔吳越溫享遇其妻子遣問使告之曰使  
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彼筠復奔吳溫自教昔



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取筠  
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  
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  
如汝言遂引兵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  
士心附之寇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在右為之請鏐曰豈  
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尊中夜  
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大鈴寐悲輒歎而寤名  
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盪盤中比老不倦或  
寤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凡子接  
牆之外以警直吏者嘗微行夜叩城門吏不肯啓閤

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王柳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  
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冇矣契丹主以為然悉裹  
而南送律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  
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激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  
敵既有危敗海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  
紹宸嬰賊白守進寇定州王都声急于晉王將親軍  
五千救之

晉王至新城侯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七  
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衰寡不敵又果寇內侵



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孫未  
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唯  
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  
亦曰疆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挫人心晉王曰  
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河面目  
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新城北半出桑林契  
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大敗  
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  
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  
所市亭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技札者嘆

曰虜用法茂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

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特勇追擊之悉

為所擒契丹主責王柳絮之以歸自是不听其諫覽曰

逆律如之  
言驗矣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改德勝必繫

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衆趣

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柅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

安大掠而還又改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晝夜

急改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

州思遠燒營遁還



晉閻室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  
盡遣五百余人出求食室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  
攻長圍室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  
室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為招討使代室張  
虔謹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之殺獲殆盡  
鎮兵發矢中其肩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  
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志以澤潞兵校  
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  
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  
葬晉陽

契丹屢寇晉幽州備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  
為梁朱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  
州守兵不滿于人可襲取也郭崇勳等皆以為不可唐  
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  
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  
之態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  
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  
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  
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  
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



進汝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策  
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惧遣使  
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

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亦欲

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

以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

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

之守殷王幼時所殺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

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

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

彥章州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

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且韞炭乘流而下會

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

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攀鑱燒斷之因以巨

斧斬浮橋而彥童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

之不及彥童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

焦彥賓急趣楊劉典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

屋為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童亦徼南



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寧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  
五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  
楊劉城垂陷者數日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  
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  
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果兵整壘不可入  
唐主則討於郭崇韜對曰請梁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  
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  
城不能就願暮死士日挑戰以紹之旬日不東則城成  
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  
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  
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  
唐主請築壘為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  
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典梁人晝夜苦戰崇韜  
築城之日彥章聞之時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  
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  
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  
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  
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乍候又以火檄焚其連  
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  
搗斃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趨張乂政謂



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  
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  
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詔附趙張百力沮撓之惟恐  
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軍功竟無  
成果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  
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也不為彼兵不為  
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官掖外納貨賂段凝智  
勇俱無專率欽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  
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召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兵令

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陞

下決以十月大率臣竊覘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  
陞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  
擒其為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主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奏欽  
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瓌涿  
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  
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  
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復奪唐主不悅曰如此吾  
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



甲子五余年欲雪家國築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  
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必食盡衆散  
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常細詢庸延孝以河南  
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  
以精兵投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  
足畏降者皆言大果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守楊劉  
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倘主陵首則諸將自  
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  
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  
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

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  
從珂送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  
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荆  
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  
濟當襲吾家於魏宮而焚之

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兵一戰大  
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彥章走時軍李紹可追  
擊彥章重傷馬躓被擒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  
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  
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



憐而生我：何向日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時暮  
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嗣源自往諭之彥章  
卧謂曰汝非邈佖烈乎竟不從於是諸將稱賀唐主奔  
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勳之力也邈佖烈宏輩  
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邈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  
意滅梁也段凝統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  
鎮無皆在段凝麾下所余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  
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規虜而動可以萬全康延  
孝固請亟取夫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令彥章就擒段凝  
亦未之知孰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源三日設若  
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頃白白馬南渡舟  
楫亦唯碎辨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  
段凝未離河上交貞已為我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  
下以次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  
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  
為用斬之

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  
族而果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謂敬翔曰朕忽御言以  
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  
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寔朱氏老奴事陛下如即君前後



獻言莫應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  
 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  
 梁主相向慟哭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  
 出戰梁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疑諸兒  
 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  
 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豈軍指揮使  
 皇甫麟曰豈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  
 批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豈聞彥章軍敗其胆已破安  
 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  
 心可保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郢珪請自懷傳國寶詐降

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  
 珪俛首失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至日夜  
 涕泣不知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  
 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梁主為人溫恭  
 儉約無荒誕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  
 臣不用其言以至於滅以上梁主瑣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從其敗  
 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茂飛書以諭王承捷  
 李繼暖竭鳳翔畜積以饋軍不能克人情憂恐郭崇韜  
 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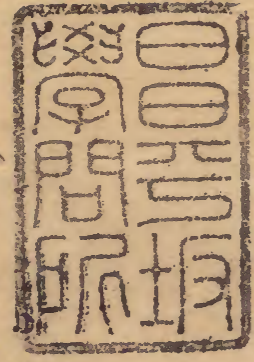
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曰蜀人若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崇韜倍道而建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守矣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上宗勳王宗僕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怒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吳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栢津浮梁命王宗弼等別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初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欲之會風大起舟進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三招討相持而位各謀送款於唐蜀主至成都李紹琛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先舟楫紹琛謂季興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胆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聚若侯修繕橋篲必留教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倘也決旬則勝敗未可知矣乃與炭來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余人逐入鹿頭關據漢州蜀主命翰林李士李昊草降表遣兵部侍郎



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  
官出降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高季興聞蜀七方食失  
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  
七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唐主奔洛陽次汜水李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  
會知汜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款於嗣源曰先  
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兵門遂據其城使人趣  
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洛陽東聞嗣源已據大  
梁神色沮喪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遠報魏主又  
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

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  
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比之曰致吾君失社稷  
皆此鬪豎輩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  
於今乃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軍萬裂吾不忍待也因  
赴河死以上唐莊宗



五代卷之二十六終







